

最難忘的雙十節

高文俊

經常聽到人們說：「如果沒有國，那還會有家」。而筆者生不逢時，命運多舛！真實的體驗過「沒有國家」的人是什麼樣子。

話說 1949 年底（亦即是中華民國 38 年底），四川成都繼重慶淪陷後，整個大陸完全變色。國軍部隊除撤退到臺、澎、金、馬的以外，幾乎全軍覆沒。筆者剛從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出來，因為尚未分發，還稱不上正式少尉軍官。稍後淪落為勝利者的「階下囚」。因為我唸軍校，便成為反革命份子。又因在軍校加入了國民黨，成了反動派。同時二十三期學生曾為蔣公在軍校內擔任過警衛，又成了「蔣介石爪牙」。還有……總之，筆者的「罪名」大哉矣！只差沒說「國共內戰」是由筆者發動起來的！歷盡滄桑，受盡羞辱，一言難盡，罄竹難書！

據估計當時像我這樣「前朝卒子」不下三百萬人。雖然被殺了不少，但總不能完全滅絕，斬草除根。更何況將來還要「解放臺灣」，不留餘地，豈不因小失大？相信這是筆者「逃過一劫」的主要原因。

如前所述，因為一身罪惡，必須接受「勞改」。先當了「成渝鐵路」工地上的「奴工」。挖土挑石，度日如年。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，沒想到跟著「勞改」也結束了。不過僅僅高興了片刻，便又在沒有自由選擇下，被送進「中國人民解放軍」。開始不分晝夜上課，討論「美帝侵華史」。顯而易見，中共又準備打仗了。大概是九月底，共軍正式換季，所有官兵都不再有帽徽和胸章。有一天集合全軍，宣布自即日起改為「中國人民抗美援朝志願軍」。接著，由四川，經陝西、河北、東北，而進入了北韓。我怎麼服氣被送去當砲灰，心實不甘！但在「恐怖」陰影下，實在「敢怒而不敢言」！祇好「騎驢看唱本，走著瞧吧！」

自從淪為「罪犯」，中共根本就沒把我當人。難道繼續任由他們宰割嗎？當然不要！當我第一次拾到聯軍「招降傳單」時，就開始考慮如何脫逃，早日投向南方，遠離苦海。可是面對著高山峻嶺，如何翻越

得過去，實在令我膽戰心驚！在兩害相較下，乃毅然決然地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」！

幸賴天主保佑，經過九死一生，使我「心想事成」。那是1951年5月間的事情。可是我對戰俘（Prisoner of War，簡稱POW）這個稱號不能心服。明明是自願投降過來的，反倒叫我POW？但是嚴格說來，此事也不該全怪聯軍，若不是毛澤東逼人去和「美帝」打仗，我如何也不會成為「戰俘」！

坦白的說，打韓戰我是被迫的，壓根兒就沒有人問過我「要不要去」！何來志願之說？而到了南方，是我決定的選擇，根本沒有人把我擄獲，管我叫POW？這又從何說起？這簡直成了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」。在那個年月，我只覺得世界上沒有一個好東西！全部的人都在玩「欺世盜名」的把戲。

真的應當感謝當年「戰俘營」裏的老大哥們，他們深恩遠慮，足智多謀。首先倡議成立「爭取自由同盟會」，其主旨為「一顆心回臺灣，一條命反共產」。遂祕密在深夜邀集志同道合的人。第一次有三十餘人參加，筆者亦在其中。大家歃血為盟，誓死奮鬥到底。事實證明，就是從這些「種子」開始。在整個兩萬兩千餘中國戰俘中，最後成長到一萬四千餘人，並贏得「反共義士」的光榮稱號。

有了組織、信念，果然便產生了力量。但在當時世人僅注意戰場的情況，沒有人關心因戰爭而產生的POW是死是活。於是，為了喚起世人注意到我們共同的奮鬥目標和未來命運，我們必須鼓動風潮，創造時勢，「一不做二不休」。就客觀形勢而言，也惟有如此，才會創造出奇蹟和歷史的新頁！

時有偶然，事有湊巧。1951年的雙十節，悄悄的來到戰俘營。「同盟會」幹部們一致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機，而且機會難再。立即決定要在是日清早，升起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向聯軍當局、中華民國政府、以及世界愛好自由人士宣告，自即日起，我們「反共抗俄，效忠蔣公，爭取自由，回歸臺灣」。於是分工合作，旗桿、國旗，不多時全準備妥當。可謂「萬事俱備」，只待國慶日的到來。

常言道：好事多磨。這面國旗，不幸被管理員發現，遭到沒收。幾經陳情交涉，均以「國際公法」不允為由，未予發還。此一突發事故，不啻是當頭棒喝！可是我們這群亡命徒，「天不怕，地不怕」！那肯就此罷休？乃責成幾位心靈手巧的人，連夜趕工，再做一面更美麗的國旗。但手頭沒有紅色染料。情急智生，有人高叫「我們有的是鮮血」！立即一呼百應，你一滴，我一滴。頃刻間累積下來，足足裝滿一飯碗。有志者事竟成，此言不虛。九日晚上，所有負責的幹部，枕戈待旦，一夜未眠！

筆者清楚記得，是日韓國南端的濟州島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。第一聯隊五千弟兄，齊集在空地上，準備舉行戰俘營慶祝雙十節升旗典禮。弟兄們各個興高采烈，欣喜若狂！

當我們第一位升旗手爬上屋頂時，「說時遲，那時快」，一名美國大兵也到了那裡，在堅持不下的情況下，老美拔出刺刀，猛向旗手腿部刺去，頓時血流如注，不支退下。在衆目睽睽之下，又重演了許多次，直到第十八位上陣，終於把國旗升起！在場的十數位大兵也為我們的精神感動，且自覺執行過當。主管官員為免事件擴大，甚至失控，迅即召來救護車，把全部傷員送醫診治。同時亦默許了一切。那面用鮮血做成的國旗，便在「山川壯麗」的升旗歌聲中，開始飄揚在韓國的天空中。當時有不少弟兄，全都泣不成聲，哭成一團。後來這面國旗又同我們一道去了臺灣！

自從升旗取得勝利成功後，使我們增加了無比的信心和勇氣。其他兩個營區也分別升起國旗。我們的「同盟會」為了鞏固「回臺灣、爭自由」的思想工作，接著發起「刺字運動」。就是在胸前、背後、或臂上刺上「反共抗俄」、「殺朱拔毛」、「誓死反共到底」、「一顆心回臺灣」等字句。其後復經「絕食」、「分家」和中立區「甄別」等艱險過程。最後在1954年1月20日，一萬四千餘弟兄真的獲得了自由。並在1月23日以後，陸續抵達寶島臺灣，重新投入自由祖國懷抱。距我1949年底失去自由之日起，整整四年五十三天。這也是筆者八十二年來，最為悲慘的歲月。其後1月23日更被政府定為「自由日」。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。如此巧合，大概是天意吧！

1995年，因為筆者寫「韓戰憶往」，專程去一趟臺北的林口「義士村」，並順便看望住在那裏的老戰友們。當他們指著當年的「血旗」說：「老高，你不會忘記上面還有你的鮮血吧」！我同內子默立良久。看到血旗，想起當年，在不知不覺中，熱淚奪眶而出！也感動了在場的當年患難兄弟。

我虔誠地祝福那面「血旗」長年永在。中華民國萬歲、萬歲、萬萬歲！



作者赤裸上身以展示刺字，背景：義士贈「血旗」予蔣經國先生。

題跋

高文俊大哥是于愛珍學姊的夫婿。是黃埔軍校最後一期畢業。由於沒能及時撤退，在中共的折磨下九死一生。他的親身經歷寫成的「最難忘的雙十節」，不但帶我們進入當年的狀況，更驗證了偉大歷史的一幕。1954年最轟動臺灣的新聞，就是這「一萬四千個証人」，反共義士的抵臺。我雖然只有六歲，卻清楚記得當時大家互相走告的激動情況。他們給臺灣的反共人士，帶來了希望和信心。有幸得到高大哥的這篇文章，讓我也熱淚盈眶，難以自已。發表在政大北加州網站與大家共享。高大哥，謝謝您的文章。 王莉莉